

「他生命的驅動力是 渴望看到天主的旨意 得以實現」

聖施禮華於1992年5月17日被列入真福。以下是樞機主教若瑟·拉辛格 (Joseph Ratzinger) 在1992年5月19日於羅馬聖宗徒大殿舉行的謝恩彌撒中，為施禮華列入真福而發表的講道。

2024年5月17日

聖若望難以明瞭的《默示錄》駭人地向我們訴說著歷史的過去和未來，卻又不斷撕開分隔天堂與現世的面紗，讓我們看到天主並沒有拋棄世界。無論某些時刻有多麼大的邪惡，最終天主的勝利是肯定的。

在現世的苦難中，我們仍然可以聽到更響亮的讚美之歌。在天主的寶座周圍，有越來越多選民的聖詠團，他們的生活——在忘我中度過——現在已經轉變為喜樂和榮耀。這個聖詠團不只在來世歌唱；它是在歷史之中準備好的，同時又在歷史中隱藏起來。從寶座（即天主的寶座）發出的聲音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：「天主的眾僕人，凡敬畏他的，無論大小」（默 19:5）。這是勸告我們在現世上儘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從而開始屬於永恆的禮儀

施禮華的列真福品告訴我們，這位二十世紀的神父也是讚美天主的行列之一，而今天的讀經也與他有關：「並

使成義的人，分享他的光榮」（羅 8：30）。得享光榮不僅是將來的事；也是已經發生的事：列真福品提醒我們這一點。

「天主的眾僕人，無論大小，……請讚美我們的天主罷」（默19:5）。在《默示錄》這從寶座發出的聲音，若瑟瑪利亞·施禮華看到了他的使命，但他並沒有僅將其應用於他自己和他的生命中。他認為他的使命是傳達這些來自寶座的話語，讓這話語在我們這世代被聽到。他邀請大人物及小人物來讚美天主，他自己也正是以這樣來讚美天主。

若瑟瑪利亞·施禮華很早就意識到天主對他有一個計劃，他應該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一項任務。但他不知道這個任務是什麼。那麼，他怎樣才能找到答案呢？他可以去哪裡尋找呢？他首先從天主的話語開始，即聖經。他讀《聖經》時，不是把它當作一本過去的書，甚至也不是一本有問題要討論

的書，而是把它當作今天對我們說話的當下話語，當作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場的話語，以及我們在其中出現的話語。我們必須在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，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。

在這次尋找中，他特別被巴爾提買的故事所感動，巴爾提買是一位瞎眼的乞丐，坐在通往耶里哥的路旁，聽到耶穌經過的聲音，開始大聲呼求他的憐憫（谷10:46-52）。當宗徒們試圖叫瞎眼的乞丐不要作聲時，耶穌轉身問他說：「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？」巴爾提買的回答是：「師傅，讓我重見光明吧。」

施禮華在巴爾提買身上找到了自己。「師傅！叫我看見！」他不斷地祈禱：「讓我知道你對我的旨意。」人只有學會看見天主，才能真正看見；只有當一個人看到天主的旨意並願意同意它時，一個人才開始看到天主。施禮華一生的真正驅動力是、並且仍然是渴望看到天主的旨意，並將自己

的意願置於天主的旨意之中。「願你的旨意 行於地，如在天上一樣」（瑪 6:10）。通過這種渴望，通過這種不斷的祈禱，當啟示的時刻到來時，他準備好像伯多祿那樣回應：「老師，.....我要遵照你的話撒網」（路 5:5）。

他的「是」的大膽和冒險精神絲毫不亞於伯多祿在加里肋亞海經過一夜的捕魚，毫無所獲後所說的「是」。西班牙當時對教會、對基督、對天主都充滿了仇恨。當天主將撒網的任務交給他時，一些人想將教會在西班牙消除。但作為天主的漁夫，他一生不知疲倦地將網撒入我們歷史的水域，為的是把大人物和小人物都吸引到光明中，使他們能夠看見。

天主的旨意。保祿對得撒洛尼人說：「天主的旨意就是叫你們成聖」（得前 4:3）。天主的旨意最終非常簡單，而且其要點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：神聖。而且，正如今天的讀經告

訴我們的，聖潔意味著與基督的肖像相同（羅8:29）。施禮華認為成聖不僅是個人的使命，最重要的是，也是其他人的任務：灌輸成聖的勇氣，為基督聚集一個兄弟姐妹的團體。

隨著時間的流逝，「聖人」一詞經歷了危險的減少，即使在今天這種情況仍然一樣。我們想到祭台上描繪的聖人，我們想到奇蹟和英勇的美德，我們認為這是為少數選民保留的東西，在他們之中我們是少不可數的。這樣，我們把聖德留給那些少數不知名的靈魂，我們就滿足於現狀。施禮華使人們擺脫了這種精神上的冷漠：

「不，成聖不是例外，而是平常的事情，對每個受洗者來說都是正常的事情。它不是由無與倫比的英勇事蹟組成，而是有一千種形式；它可以在任何地方、每個職業中實現。這是常態。它的組成是：將目光投向天主，並以信仰的精神塑造它，過你平常的生活。」

為了這一使命，真福不知疲倦地走遍了幾大洲，向人們講話，以便向人們灌輸成聖的勇氣，即無論生活將我們置於何處，作為基督徒的冒險精神。因此，他成為了一位實幹的人，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，並號召他人遵守天主的旨意，但他並沒有成為一位說教者。他知道我們不能自我證明；因此，正如愛的前提是被動性的被愛一樣，成聖也總是與被動因素聯繫在一起：同意被天主所愛。他創辦的是 Opus Dei（天主的事業），而不是 Opus nostrum（「我們的事業」）。施禮華的事業並不是試圖創辦自己的事業：他無意為自己建造一座紀念碑。「我的事業不是我的」，他可以並且有意這樣說，來效法基督（參見若7:16）：他不想做自己的事業，而是想給天主空間去完成祂的事業。當然，他也很清楚耶穌在聖若望福音中對我們所說的話：「這就是天主的事業——信德」（參見若6:29）——也就是說，把自己交給天主，以便他可以透過我們採取行動。

這樣，就與另一個福音短語有了進一步的認同：今天福音中伯多祿的話變成了他的話：Homo peccator sum，（我是個罪人）（路5:8）。當我們的真福意識到他的生命就是大量的魚獲，他像伯多祿一樣感到害怕，因為與天主想要對他和透過他所做的事情相比，他是多麼渺小。他形容自己是一個「沒有基礎的創辦人」和一個「不夠好的工具」；他知道也很清楚，他不是做這一切的人，他也做不到。相反，是天主透過一個似乎完全不夠好的工具來行事。最終，這就是「英勇美德」的含義：所發生的事情只有天主自己才能做到。施禮華認識到自己的痛苦，但他把自己交託給天主，沒有考慮到自己。他沒有問自己和自己的事，而是將自己置於天主的支配之下，以實現祂的旨意。他本人總是談論他的「傻的行為」：關於在沒有任何物質資源時開始，關於在不可能的情況下開始。這些看似傻的舉動，他必須敢做，也確實敢做。我想起了他偉大的西班牙同胞米蓋爾·德·烏

納穆諾 (Miguel de Unamuno) 的話：「只有傻瓜才會認真行事，聰明人只會胡說八道。」

他敢於成為天主的唐吉訶德。在當今世界，教導謙卑、服從、貞潔、淡薄財物、無私，這難道不是太異想天開嗎？天主的旨意對他來說是真正的合理性，所以表面上不合理的事情的合理性逐漸得以顯現。

天主的旨意。天主的旨意在世上有一個確實的位置和形式：它有一個身體。在祂的教會中，基督保持一個身體。因此，服從天主的旨意與服從教會是分不開的。只有當我將自己的使命納入教會的服從中時，我才能確定自己不會將自己的想法誤認為是天主的旨意，而是真正在聽從他的召喚。因此，對施禮華來說，服從聖統制教會並與她合一始終是他使命的基本標準。這裡不存在權威的實證主義：教會不是一個權力體系；她不是一個由於宗教、社會或道德目的而自我構思

的會社，而最終她可以由其他更與時俱進的東西代替。教會是一件聖事。

這意味著她不屬於自己。她不做自己的工作，而必須為天主的工作服務。她必須服從天主的旨意。聖事是她生命的真實支架。然而，聖事的中心是聖體聖事，其中耶穌身體的特徵最直接地觸動了我們。因此，對於我們的真福來說，教會性首先意味著以聖體聖事為中心的生活。他熱愛並宣揚聖體聖事的各個方面：作為對主的崇拜，在我們中間；作為一份禮物，他繼續將自己奉獻給我們；作為犧牲，正如這句話所言：「犧牲與素祭，已非你所要，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」（希10:5；參見詠40:6-8）。基督之所以能夠被分送，只是因為他犧牲了自己，因為他完成了愛的出谷，並奉獻了自己，並且仍然奉獻著自己。只有當我們進入愛的出谷，只有當我們成為祭品時，我們才能相似聖子的肖像（羅8:29）：沒有苦難的「服

從」，就沒有愛，它改變了我們，使我們變得開放。

當施禮華兩歲，他面臨生命危險——醫生已經放棄了他——他的母親決定把他奉獻給瑪利亞。她歷盡千辛萬苦，終於將孩子帶到托勒斯特的聖母朝聖地，將他託付給聖母，讓她成為他的母親。因此，施禮華一生都意識到自己處於聖母的庇護下，聖母就是他的母親。在他的辦公室裡，面向門的是瓜達盧佩聖母畫像。每次他走進那個房間，他的第一眼都會落在那聖母畫像上。這也是他最後看到的一件事。在他去世的那一刻，他能夠進入自己的房間，在死亡降臨之前抬頭仰望著聖母的畫像。

當他彌留之際，剛敲響了三鐘經的鐘聲，宣告了瑪利亞的應允fiat和我們的救世主降生成人的恩寵。在這個在他生命自開始就果斷引導他的標誌下，他也回到了家鄉。讓我們感謝主，為我們這位當代的信仰見證者，為這位

不知疲倦地宣講他旨意的使者，讓我們祈禱：「師傅，叫我看見。予我也能知道並遵行你的旨意。」

CC BY 2.0, <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77871816>

.....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Ta-Sheng-Ming-De-Qu-Dong-Li-Shi-Ke-Wang-Kan-Dao-Tian-Zhu-De-Zhi-Yi-De-Yi-Shi-Xian/> (2026年3月8日)